

【关中梟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兔儿岭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关中梟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兔儿岭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兔儿岭 / 贺绪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5.1
(关中枭雄系列)
ISBN 978-7-5513-0770-3
I. ①兔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80398号

兔儿岭

作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	朵 云
版式设计	前 程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2.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70-3
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序

“关中枭雄”系列长篇迄今我写了五部,依次是——《兔儿岭》《马家寨》《卧牛岗》《最后的女匪》《野滩镇》。

第一部是1994年动笔写的,1995年8月份完稿,交给了一个书商,没想到被他弄丢了。沮丧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,幸亏我的承受力还可以,没有崩溃,重整旗鼓,花了三四个月时间重新写出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,书名《昨夜风雨》。等待出版期间被西安华人影视公司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事》(又名《关中往事》),在全国热播,广获反响。片头曲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,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……”唱红了大江南北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,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。

随后一鼓作气写了《马家寨》和《卧牛岗》。2005年年初,太白文艺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连同《昨夜风雨》(更名为《兔儿岭》)一并隆重推出,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2006年完成了《最后的女匪》,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。

2008年完成了《野滩镇》,此作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——西风烈·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,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中匪事。陕西关中闹匪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了，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，从没见过土匪，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土匪的首领几乎都是世之梟雄，不乏智勇杰出的人物，譬如书中的刘十三、马天寿、秦双喜、郭鹞子、彭大锤……他们称得上真正的关中汉子，之所以为匪，并非他们所愿，是有其社会根源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。杨陵，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穡之地，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，便改“陵”为“凌”，意在高翔。根据这五部书之一《兔儿岭》改编的电视剧《关中匪事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后，常有人问我，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？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。这些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杨凌位于关中西部，南濒渭水，北依莽原，西带长川，东控平原，原本是富饶之地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关中地区遭了前所未有的大年馑，旱灾、蝗虫加瘟疫，死人过大半，十室九空，富饶之乡变成了荒僻之壤，土地也变得荒芜贫瘠，很难养人。有道是：“饭饱生余事，饥寒生盗贼。”此话不谬。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，却盛产土匪，当然，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凌，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。

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。在这里我郑重声明：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纯朴忠厚的良民，以农为本，种田为生，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；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，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，舍命跟土匪拼争过。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务事吵了架，分开另过，土匪趁机而入，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，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：“这家伙是个冷娃，把他看紧点！”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，响动声惊醒了伯父，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，伯父手执谷杈

守在门口，撂倒了一个匪卒，随后跳下了窖子。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，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，说他们兄弟俩是真汉子。

然而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，让乡亲们唾骂不已，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。有句俗话说：“养女不笑嫁汉的，养儿不笑做贼的。”虽是俚语，却很有哲理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，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，不去偷情养汉？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，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。追根溯源，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，或秉性使然，或贫困所迫，或逼上梁山……尽管他们出身不同，性情各异，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，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，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。

“关中枭雄”系列小说迄今写了五部，不管哪一部，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，就把书扔了吧，免得耽搁您的时间。

这不是广告词，是心里话。

好了，不啰唆了，您看书吧。

贺绪林

2014 年中秋

第一章

罗玉璋的性命毁在了一根驴鞭上。事过多年,许多知情人回忆起这件往事,都一致这样评说。

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,永平镇商会会长徐云卿在迎宾楼宴请罗玉璋。迎宾楼是徐家开设的,位于镇中央,是永平镇最豪华高档的饭馆兼旅馆。筵席十分丰盛,不过罗玉璋近几年吃过如此丰盛的筵席无数,并没吃出什么特别来。宴请接近尾声,跑堂的端上一个冷盘菜。徐云卿躬身给罗玉璋布菜,笑容可掬地说道:“罗团长,尝尝这道菜味道怎么样。”

罗玉璋夹起一片酱红色的肉片扔进阔嘴,细细咀嚼。第一个感觉是筋道,第二个感觉是肉细,越嚼越香,便说了声:“嫖!”

这时坐在侧位的永平镇镇长杨玉坤笑着说:“罗团长能说出这道菜的名吗?”

这一问,罗玉璋便仔细看那菜。徐云卿笑道:“罗团长吃过的美味佳肴无数,这道菜还能难住罗团长?”

罗玉璋摇头:“云卿兄错了,还真把我考住了。不知此菜叫啥名?”

杨玉坤笑答:“金钱肉。”

“金钱肉？不是罗某在二位老兄面前夸口，这几年也见了些场面，还真的没吃过这道菜。”

杨玉坤笑脸盈盈，夹起一片肉片，举到齐眉高：“罗团长，你看像不像铜钱？”

罗玉璋再仔细看，果然似铜钱。肉呈酱红色，铜钱一般大小，中间有筷子粗的圆眼。

杨玉坤又笑问一句：“罗团长，你尝得出是什么肉吗？”

罗玉璋夹起一片塞进阔嘴，细细品尝，半晌，说：“狗肉？”随即又摇头否定，“不对，也不像是马肉……嗯，驴肉，是驴肉。”

徐、杨二人一齐笑赞道：“罗团长可知道这是驴身上的什么东西？”

罗玉璋用筷子挑在金钱肉的圆眼里，举在眼前细看，顿时醒悟，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驴鞭！二位老兄真能打马虎眼，驴鞭就是驴鞭，硬说成是啥‘金钱肉’。罗某今儿差点栽在了你们手里。哈哈……”仰面一阵大笑。

徐、杨二人也陪着大笑一阵。

罗玉璋一筷子夹起一撮肉片塞进嘴，一阵猛嚼，随后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随手抹了一把沾在唇髭上的酒珠，笑道：“谢谢二位，用这么好的东西招待我。”

杨玉坤说：“君子不掠人之美。罗团长不用谢我，这全是徐会长的一片美意。徐会长有头叫驴，是心爱之物。有人出五百银圆要买，他也没舍得出手。今儿给罗团长接风洗尘，他忍痛割爱，把它杀了。”

罗玉璋有点不相信：“一头驴能值五百银圆？我那匹赤兔胭脂马也不过值四百五。”

杨玉坤说：“驴跟驴可不一样。罗团长，你要见了那头叫驴保准也会喜欢的。那驴长绝了，方圆数百里不一定找得到，浑身乌黑如炭，油亮如缎，没一根杂毛。可那四个蹄子是白的，洁如白棉，名曰：雪里站。真是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。走手更好，骑上它不觉得是在驴背上，而像是驾着云在空中飘。百八十里路，半晌的工夫就到。”

罗玉璋心里一震，望着徐云卿。

徐云卿冲罗玉璋一拱手：“罗团长，永平小镇地处偏僻，穷山恶水，实在拿不出啥好东西为你接风洗尘。再则，罗团长官居要职，住在县城，啥样的东西没吃过？徐某献出爱物，理所当然，略表寸心而已。”

罗玉璋有点感动了。起初他还盛气凌人，此刻便谦恭起来，抱拳还礼：“云卿兄如此盛情款待，小弟受之有愧。”

徐云卿急忙摇手：“罗团长千万莫要这么说。偏僻小镇，常有土匪出没骚扰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往后还需仰仗借重罗团长的声威，剿灭匪患，徐某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罗玉璋完全明白了徐云卿的用心所在。徐家三代经商，在徐云卿手里已经很有了一些资产。永平镇的多半条街的铺面作坊都姓徐，而且县城和岐凤府都有徐家的店铺门面。别说在永平镇徐云卿是头面人物，就是在西秦县徐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富户。在岐凤专署、西安省城，徐云卿都有能说上话的人。可土匪却不买他的账，专吃他这样的流油大户。徐家的铺面作坊多次遭抢，却抓不住个匪毛。为此，徐云卿大伤脑筋。上次负责永平镇治安的是县保安团的第五中队，中队长吴清水是个很刁钻的角色，精尻子过河尻渠子都要夹点水。为保家保业，徐云卿在吴清水身

上花了不少银圆和烟土，却屁事没顶。平心而论，也不是吴清水不尽力，实在是土匪头子刘十三胜他一筹。他不但没剿掉刘十三，反而让刘十三抢走了他的小老婆做了压寨夫人。这实在是给保安团丢脸！要不是吴清水是罗玉璋的表弟，罗玉璋就一枪崩了他。罗玉璋只是一巴掌扇掉了吴清水的两颗门牙，算是出了口心头的窝囊气。

保安团丢脸是小事，徐云卿却坐卧不宁，茶饭难咽。如此下去，徐家的家业还不让土匪抢光屎了！后来还是他的挚友杨玉坤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去找保安团团长罗玉璋，请罗亲自出马剿灭匪患。徐云卿经商多年，交往颇广，却很少交军界朋友。俗话有“当兵吃粮”一说，在他眼里当兵吃粮的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安分守己之徒，特别是保安团那伙团丁，更是些地方上的痞子街槿子，不愿与他们为伍。他跟罗玉璋见过几面，并无深交，但对罗的处世为人素有耳闻，知道此人有些本事，心狠手辣，常会干出一些令人咋舌的事来。杨玉坤出主意让他去请罗，他虽心存顾虑，却也无可选择。他知道杨玉坤和罗玉璋有些交情，就把球踢过去，让杨玉坤出面去请罗玉璋，尽快剿灭刘十三这股土匪。当然，杨玉坤去县城时带了不少银圆和烟土。银圆和烟土自然都是徐家的。罗玉璋虽目中无人，却也知道徐云卿是西秦县出了名的富户，根基不浅，不可得罪，加之看在银圆烟土和杨玉坤的面上。再者，他本来就打算出马围剿刘十三，给保安团捞回点脸面，正好借水放船，落个顺水人情。他当即决定，撤回吴清水的五中队，换上王怀礼的一中队，并亲自前来布防。

杨玉坤给罗玉璋的小碟夹了一筷头金钱肉，笑问道：“罗团长可知道金钱肉咋样烹饪功效最佳？”罗玉璋嘴里塞满了肉，摇了摇

大脑袋。

“当真不知道？”

罗玉璋咽下肉，说道：“当真不知道。玉坤兄你给咱说道说道，让我长长见识。”他的兴致空前高涨起来。

杨玉坤饮干一杯酒，笑道：“其实也没啥特别的窍门。先要拉来一匹母马或草驴，把叫驴逗得性起，那驴鞭坚挺而起，这时出奇手，宰杀叫驴。叫驴将死未死之时，割下驴鞭当即下汤锅功效最佳。倘若不懂窍门，随便杀死叫驴取鞭，久放再入汤锅，那金钱肉啥功效也没有咧。”

罗玉璋将信将疑：“玉坤兄咋知道的这窍门？”

杨玉坤答道：“我的一位表叔是个屠夫，他也懂医术。是他跟我说的。今儿的金钱肉就是依此法烹饪的。”

闻听此言，罗玉璋更有几分感动。他吃喝得面红耳赤，有了几分醉意，朗声说道：“过去常听人说云卿兄待朋友义气慷慨，今儿相交才知此言不虚。云卿兄，你放宽心，这回我一定要叫怀礼提回刘十三的人头来！”

徐云卿斟满一杯酒，双手递给坐在罗玉璋身旁的王怀礼：“怀礼老弟，老朽敬你一杯！”

今儿宴请的贵客除罗玉璋外，还有保安团一中队长王怀礼。王怀礼坐在一侧，和罗玉璋的卫队长郭栓子只是吃肉喝酒，一直没有开言。他是个精灵人，明白啥时候该他说话啥时候不该他说话。此时徐云卿敬酒，他急忙起身接住酒杯：“徐老伯，我和您的大儿子望龙同过学，论理是您的晚辈，您叫我怀礼就行了。”说着，干了那杯酒。

罗玉璋笑道：“怀礼才二十啷当岁，在你面前还是个娃娃。你

称他‘老弟’还不折杀了他。叫老侄好了。”

徐云卿笑了：“既然二位都这么说，老朽就以老自居了。怀礼贤侄，往后就仰仗你了。”

王怀礼站起身，朝徐云卿行了个军礼：“徐老伯，怀礼一定竭尽全力剿匪！”

杨玉坤在一旁击拳赞道：“怀礼扎的这个势就够吴清水学上一两年的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也敬怀礼一杯！”

罗玉璋一拍王怀礼的肩膀：“怀礼可是我的心腹爱将，他的一中队是我的保安团的刀刀子，生铁疙瘩都砍得开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徐、杨二人陪着大笑。王怀礼矜持地笑了笑，接过杨玉坤的敬酒一饮而尽。

这桌筵席直吃到红日西坠才撤席。

永平镇，古老的北方乡镇，虽然它早已没有久远朝代的建筑物，可人们总认为它是古老的。

永平镇有两条街，正街几乎全是铺面作坊，后街是居民区。徐家宅院在后街东头。在一片土木结构的青瓦房中徐家门楼鹤立鸡群，气势十分雄伟。磨砖对缝的门楼一砖到顶，黑漆铆钉的大车门，两个青石狮子分卧大门左右，虎踞龙盘，增添了许多气势。高高的四面长墙围着一宅两院。东边的院子是内宅，住着徐云卿一家男女老少和护院的郑二刘四。西边的院子有小花园，有菜地，有安着辘轳的水井，还有车房、牲口棚、伙计屋。内宅的东北、西南角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炮楼，炮楼修建的时间不长，专为躲防土匪。

内宅里有上房、东西厢房、客厅房和门房。门房与客厅房之

间、客厅房与上房之间各有一个不大的花园，徐云卿和老伴住在上房，东西厢房分别住着他的两个儿子，门房住着两个护院。客厅房闲置着，来了客人才能派上用场。

罗玉璋和他的一班卫队没去王怀礼的队部住，被徐云卿安排住在了徐家的客厅房。徐云卿自然是巴结讨好罗玉璋，他本想安排罗玉璋他们住在迎宾楼，可罗玉璋说那里太嘈杂，不愿住。其实，罗玉璋心存恐惧，怕刘十三打他的突然袭击。当然这话他说啥也不能说出口。

徐家的客厅房很宽敞，除了宽敞的客厅外，还有四间套房。罗玉璋独住一间，几个贴身马弁住在其他三间。

客房里摆设高雅，家具都是楠木做的，窗明几净，床上的铺盖里外三新。显然，主人是把罗玉璋当贵客来招待的。罗玉璋随手抹了一把明亮如镜的桌面，面露满意之色，心里禁不住又一次感激徐云卿对他的厚望和高看。

今儿酒喝得有点过量，罗玉璋感到有点头晕。他喝了一杯茶，便和衣躺在床上想打个盹，却怎么也不能入睡，只觉得浑身一阵阵难以名状的燥热，一股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在心头升起，而且愈来愈烈。他身体强健，四十刚出头，正在如狼似虎的年龄，平日里性欲就十分旺盛，今儿又吃了那么多的金钱肉，此刻只觉得那个俗物在迅速膨胀勃起。他实在打熬不住，恨声骂了一句，腾地跳下床，大声叫道：“栓子！”

卫队长郭栓子应声而来。他没有问干什么，只是用眼睛看着罗玉璋。这人话少。今儿的筵席上他就没说一句话。

“打盆洗脸水，要凉的！”

郭栓子转身走了，片刻工夫打来了洗脸水。罗玉璋洗了头脸，

心静了一阵子。时辰不大身体又燥热起来，比先前更甚。心头的欲火愈燃愈烈，下身铁镬似的竖了起来，用手按也按不倒。他竭力不去想女人，却不能自己，满脑子都是女人的大腿、胸脯和光屁股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

这时罗玉璋吃起后悔药来，后悔没有住在迎宾楼。倘若住在迎宾楼，此时就让郭栓子找个窑姐来，一个不行就找两个。他罗玉璋有的是玩女人的钱！

罗玉璋原计划在永平镇住上几天，帮王怀礼安排布置一下防务。如果有可能，他还想主动出击去打刘十三的老窝。可这会儿他想明儿一大早就回县城。他不能让在县城的四房妻妾守空房，而自己在这里受无女人陪伴之苦。

想到这里，罗玉璋的心飞回了县城。四房妻妾中他最宠爱三姨太。三姨太是个大美人，怎么爱也爱不够，却是个病西施，经不起他翻来覆去地折腾。因此他才娶了四姨太。老四相貌虽比老三有点逊色，却有一身白膘肉，肥而不胖，柔若无骨，绵软中透着瓷实，一对白馍馍似的奶子翘翘的，白瓷盆似的屁股丰腴浑圆，真真爱煞人。其实老二也不错，也是个美人坯子，就是时间久了，觉得没味了，不新鲜了。结发妻是个黄脸婆，他已经让她守了好几年空房，可现在想起她来也有许多可人之处……

越想他的几个老婆，罗玉璋越觉得浑身上下不好受，下身膨胀得似乎要爆裂。他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头发情的公猪，一头能撞倒一堵土墙。他起身直奔茅厕，手淫了一阵，泄了一下膨胀的欲望。

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，夜风袭来，颇有寒意。罗玉璋却浑身燥热，解衣敞开着胸怀。他实在打熬不住，想喊郭栓子陪他到街上

去找妓院。正在张口要喊之时，发绿的眼珠却看到了一道绝妙的风景。

徐家的茅厕在客房的西侧。罗玉璋出了茅厕，目光正对着东厢房。透过几株花树的枝叶，东厢房的灯光射了过来，一个年轻女人的倩影映在金龙锁梅的窗格上，时隐时现。起初，罗玉璋以为自己想女人看花了眼。他定下神来，揉了揉眼睛再看，那女人的身影愈加清晰，仿佛近在眼前。他不能自己地移步过去。没走出几步，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团长！”

罗玉璋回过目光，是卫队长郭栓子。他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毫无声息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团长，那女人是徐会长的大儿媳妇……”剩下的话郭栓子用目光说了。

郭栓子跟随罗玉璋已经七八年了。罗玉璋心里想啥他一瞧就知。罗玉璋除了看上他的好武功好枪法，更看上他这股善解人意的机灵劲儿。他十分宠信郭栓子，不管啥事从不瞒郭栓子。他自知有好色的毛病，也明白色能送命，给自个儿定了一条规矩：兔子不吃窝边草。并再三给郭栓子叮咛过，要郭栓子在紧要关头时提醒提醒他。

一听是徐云卿的儿媳妇，罗玉璋的脚步迟疑了。他掏出一根香烟点燃，竭力平息心头的欲火。一轮明月挂上了树梢，如水的月光泼洒一地。远处有猫在叫春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凄苦而又迫切，听着使人心烦意乱。忽然，灯光强烈起来，原来那女人挑帘出了屋。隔着花树枝叶，看不清那女人的眉目，但却看得清那女人有着很好的身段。只见柔软的腰肢一拧，一盆水泼在院子，散发着女人的气味，撩拨得人心旌摇曳。

“宁愿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罗玉璋心底闪出这句戏词来，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燃烧的欲火，猛一摔烟头，移开了脚步。

“团长！”郭栓子紧撵一步，叫了一声。

罗玉璋摆了一下手，头也没回，大步朝东厢房走去。郭栓子无奈地摇摇头，轻叹一声，隐没在夜色中……

走到房门口，罗玉璋略一迟疑，便伸手去推门。门竟没上闩，闪开一条缝来。女人刚刚沐浴毕，正在梳理秀发，听见门响，转过脸来，有些吃惊，但并没有害怕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人问，一脸的疑惑，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不速之客。

来人四十出头年纪，四方大脸，下巴刮得精光，唇髭修剪得很整齐，身材魁梧壮实，穿一身皂缎裤褂，敞着怀，白绸衬衣十分耀眼，显然是位有身份的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人又问一句。

“你是谁？”罗玉璋反问一句，满脸带笑。他深信自己的笑很讨女人喜欢。

女人有些愠怒：“我是这个家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”

罗玉璋依然满脸堆笑：“我是这个家的客人。”

“哦。你到我屋里来做啥？”

罗玉璋笑而不答，微眯着眼睛欣赏灯下的女人。这是个熟透了的女人，刚刚沐浴毕，秀发披在肩上，如一挂黑色瀑布，衬托得脸上的肌肤十分白嫩；杏核眼，一双乌眸，鼻子挺而直，嘴巴稍有点大，嘴唇鲜红丰润，很有诱惑力；身上的衣服却单薄，仅是衬衣，又显得有点窄小，那丰腴的胴体便显山露水地凸凹出来，特别是胸前的一双丰乳，似一对玉兔要挣脱纽扣的束缚探出头来。

罗玉璋顿时感到一种饥饿，狠劲咽了一口唾沫。对于女人，他

十分有鉴赏力。眼前这个女人集中了他的三姨太和四姨太的全部优点，真是个尤物啊！他的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朝女人靠近，目光变得如同一双贪婪的手把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，又如同一双温柔的手在澡堂里给女人搓澡。

女人本能地后退一步，双手护住前胸，惊叫道：“你……要干啥！”

罗玉璋止住脚，看着女人，肉里眼里都透出笑来。女人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徐云卿徐会长的大儿媳妇！”

罗玉璋笑道：“知道，还知道你男人徐望龙去东洋留学了。”徐家的情况他还是知道一些的，都是听杨玉坤说的。

“那你还不快出去，真个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！给你说，我公爹请了保安团的罗玉璋，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”

罗玉璋想跟这个尤物斗斗嘴皮子，故意说：“谁说罗玉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？他就那么可怕？”

女人说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们这里有个顺口溜：兔儿岭的刘十三，保安团的罗蛮蛮，乌龙沟里狼撒欢。狼、刘十三和罗蛮蛮是我们这个地面上的三大恶物。罗蛮蛮就是罗玉璋，蛮蛮是他的小名。”

罗玉璋的眉头禁不住皱了一下：“你一个女人家脚不出户，咋知道的这些事？”

女人说：“罗玉璋那恶物瞎（坏）得出了名，西秦人都拿他吓娃娃哩，我咋能不知道！我看你这人目光不善，心存不轨。快出去吧，当心被我公爹瞧见，我有心饶你，他可不一定饶你。他跟罗玉璋一说，你的命可就没咧！”

罗玉璋故作不信：“你跟罗玉璋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为你他能杀人？”